厚齋易學

五

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

李子思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夬進無齟齬何也柔順在上而無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須也

案需之成卦主乾之三陽而言也前遇巽則為陰之小所畜前遇艮則為陽大所畜遇坎則險陷在于前而不進也此以上下定體言之

雜卦曰需不進也

案四陽在下之卦為大壯以震乘乾今震之一陽前進陷于二陰之中為坎險而不能進則乾之三陽亦不進也此以陰陽之升降言之

林黄中曰既不可陷又不速濟須其時而已時之未至不可以需時之既至無所復需惟其將至是以需也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郭子和曰水行須舟陸行須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右明卦義

象贊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右明卦用

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張敬夫曰雲上于天將以為雨故需有潤澤之義萬物需天地之氣以生人需天地之産以生故需有飲食之義

李子思曰乾坤之後三子出而用事謂屯蒙姑惟試之而已非直委之而遂與世故相忘也故屯蒙之後需訟師比繼之需訟者乾之遇坎也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者也師比者坤之遇坎也所謂德行恒簡以知阻者也此四卦者乾坤涉險而與世故相交也故作易者假此象而分命諸爻以為世之戒云

右明卦序

又誤讀兩儀四象八卦之義者也

右明卦象

貞吉

贊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程可久曰九五以陽當位也其德足以致吉

程正叔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既正則吉者

此以貞而吉也

利涉大川

贊曰往有功也

朱子曰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得正而吉固無所不利而涉大川尤貴于能待不欲速而犯難也

張舜元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健之德臨事而懼須而後進何所往而不利哉

李仲永曰以健涉險故利

李子思曰三陽並進則是君子皆用二陰不能陷

陽則是小人無所施其陰險以此而往獨不能濟難成之功哉

右明卦占

耿𥈭道曰需之義有需物者有為物所需者需物者在下之道為物所需者在上之道以卦言之乾猶需物者也以爻言之九五為物所需者也乾在下而需物故有孚九五在上而為物所需故貞吉林黄中曰九五正中有貞吉之象三陽之所需也

三陽剛健利涉之象九五之所需也惟其有孚是以相需而不釋也然五在險中有所需而未施三陽在下有所需而不進是以未能相遇而謂之需也

毛伯玉曰以乾涉坎其用在乾故曰有孚曰利涉此以乾言也以坎用乾其德在五故曰貞吉此以一爻言也易之變也如此是故需者乾也需之主則五也為三陽計則需以待之為九五計則援而

進之

右明彖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贊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石守道曰郊言去水遠也三陽以去水之遠近為

象故曰郊曰沙曰泥以見其漸迫于險也

薛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右明象

贊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李子思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也以乾之健而必進而能須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

朱子曰陽剛有能常于其所之象

或問利用恒何以取于需順以巽何以取于蒙也

朱子發曰卦變也所謂之某卦也利用恒者需之恒也二三上凡三爻變順以巽者蒙之觀也此六五之變九二上往五為巽下卦即坤之順矣是謂天下之至變也

此所謂變而通也蓋本卦變而通之他卦也凡一卦皆可通六十四卦者也

右明占

正義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肯犯難而行乎故曰利用恒无咎

林慎徽曰以陽明之德處乎卦下士之末有位者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利用恒此士之需者也

蘭惠卿曰居下卦之中比初則為近比三則為遠故謂之沙沙者居郊與泥之間也

林慎微曰沙者近險而不陷故以吉終

右明象

贊曰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正義曰小謂四也陰為小君子之進小人懼其害已不免于有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志小人終當退聽矣故曰終吉

毛伯玉曰乾之進也雖未迫乎坎而已次于沙矣為坎者固宜小有言也

李子思曰沙漸近水浸潤及之君子漸進而小人讒間之

李去非曰求應于五而六四阻之然四順以聽命是終吉也需而未進人猶有言矧躁動者乎

胡翼之曰君子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茍合則小人雖興讒間之言終不能為害于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贊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李仲永曰泥則迫水而陷矣

朱子曰去險愈近故其象如此

右明象

贊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林慎微曰寇者陰陽之患也說詳見屯六二　又曰居三

陽之首先登犯難

張舜元曰三以乾往需于上而四以坎性趨于下上下相攻故曰致寇至

毛伯玉曰近則有言偪則致寇其勢然也

劉氏曰已迫于險後又有二陽之來進故其占如此

案六四所以謂之寇者九三在内而四自外至也九者陽也君子也六者陰也小人也三下卦之終可以不進也而必欲上進則所以致寇也

而為之戒
都聖與曰此爻與解之六三皆以過中而致冦至
然此爻則剛當其位而終于有應六三則居不當
位而在解无應故休咎不同
右明爻義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贊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介甫曰血者陰之傷也穴者陰之宅也

石守道曰始則為三陽之難然三陽剛健豈可拒之遂至于戰戰則傷故曰需于血

李氏曰穴者陰之所蓋四與上之位也

陸希聲曰四體于坎為險之初穴者陰物之所處四以陰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

正義曰三陽偪已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

林慎微曰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小人之需者自

出穴以避也

薛氏曰小人不早避賢待其至而見傷者也出穴乃免

馮當可曰坎陷也猶穴也二陰包一陽猶物陷于穴中在坎之前有出穴之象不能度德量力以戰必待傷而後聽從小人之事多如此

案耦畫中闕穴之象方三陽在下前有險阻故需令已升上體則九五可攀援而同德俱升陰豈得

而陷之或曰需于血與坤之龍戰稱血同乎曰坤之其血玄黃則陰陽俱傷矣何也曰勢均力敵也需之血不言其色則坎為血卦其傷在四何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往者之屈固不能勝來者之信也

右明彖占

李子思曰需之時二陰作難陷一陽于艱險之中而一陽履尊位大中剛健之德可輔以有為者也故在下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進而往救之四居

人臣之極位偃然乘諸君子之上而塞其路是宜
君子並進而首攻之也

右明爻義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賛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馮當可曰剛明中正位乎天位三陽進而見助夫
何為哉需于酒食而已然三陽尚隔一陰故為需

象

能使之陷溺也

趙氏曰需之為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雖九五之剛中正三陽又進為已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以不須也曰需于酒食貞吉所以為九五之戒明矣蓋乾健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之輕動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

右明占

李氏曰處非其所居者客也三陽在下居非其所必進而趣于上

馮當可曰在坎之終猶在穴之後入穴之象也三陽決四以進以陽決陰夬之義也六四變亦為夬至五則得類六處最後无蔽陽之象九五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至三陽于五則為速客也上六无意于三陽則為不速之客

朱子發曰客自外至主人以辭速之曰君子入矣

也伏而不出則已矣必欲无之則過矣

朱子曰桀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

六畫耦耦則虛虛則生敬之之象三陽已至陰不可阻聖人教其敬之所以開小人改過之方也

右明象占

鄭少梅曰需通為須則求以待之義也坎中之陽待以為助乾之陽求以為援一陰避之而與進一陰阻之而使退此所以為需之吉凶也

王景孟曰由初九九二九三言則在內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由六四九五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

林愼徽曰初九以陽明處于下士之未有位者也利用恒无咎惟士為能此士之需者也九二沙近險而不陷終吉此仁者之需也九三切近于險而未及難此知者之需也六四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出以避之此小人之需也九五為酒食以需賢

世戒云爾故曰易者象也　又曰訟者乃天地之間乖爭暴戾之氣然兩爭而不下不以力搏而獨以言競則是猶有乾之九五以為之主而一世之人俱以理辨于曲直之際不至于攫拏奮擊也

贊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林慎徽曰凡有言干于公者无非訟也

李氏曰分二體而言之剛在上而履險險在下而陷剛此訟之所以興也合二體而言之好險而濟

之以健此訟之所以不能已也

朱子曰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内險而外健皆訟之道也

毛伯玉曰上剛下險以彼此言之險而健以一人言之

雜卦曰訟不親也

郭立之曰天上行水下流天左旋水右注皆違行而不相親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說見雜卦

右明卦用

序卦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李子思曰聖人作易以著世變泝其源而知其流故設卦之次序每變輒下以見大樸之漸散而求有以復之也夫屯蒙者物始生之象也需者物之生血氣方剛兩兩相遇而未可以驟進也兩相扼

而不已則安得不爭爭而不已者訟之所由興也是以需之後而訟繼之

楊廷秀曰有生則有資有資則有爭故需後有訟

右明卦序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贊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正叔曰二訟之主中實有孚之象

馮當可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

右明窒惕

以上為象

馮當可曰以二剛來而得中故中吉中止則吉終之則凶也

趙氏曰終凶者言雖有孚而惕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成乎

王景孟曰終凶上九之終其訟是已

胡翼之曰訟之所興在于得理則已不可竟其訟也

案初六不永所事乃中吉終凶之義九二剛得中即有中止之義得中則不過于訟也大抵四陽在上之卦當以乾乘艮今九自三來二故卦有此象贊有剛來得中之辭

右明中吉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贊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程正叔曰訟者求辨其曲直故利見大人大人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

毛伯玉曰其彖曰利見大人其爻曰邑人三百户此非士庶人之爭也古者諸侯壤地相錯强弱相陵故不能无爭大人者作諸侯軌道誰敢相陵此所以為利見也然則天子者所以主諸侯之爭有司者所以主士庶人之爭也舉其大者而士庶人

林慎徽曰中吉者利見大人終凶者不利涉大川
此文王作易之時觀象繫辭緣中吉終凶之象又
生此二義也
王介甫曰乾之所以為乾以知險也故需則剛健
而不陷以訟涉險則不可謂知險矣
蘭惠卿曰同心則可以濟患難紛爭則必相擠陷
坎水之險在下故不利涉大川
案此說亦通

右明不利涉大川

以上為占

林慎徵曰需訟皆有坎故有孚同也坎在上而進

不陷故需曰光亨坎在下而剛見撿故訟曰窒惕

需之九五位乎中正故以正為吉訟之九二中而

不正故以中為吉

案卦有反對義相襲也屯蒙爻義既可見矣訟者

需之反也故彖辭之義相嘗二卦皆以乾遇坎坎

之九在五故需之辭主乎五坎之九在二故訟之辭主乎二窒惕者光亨之反也終凶者貞吉之反也需道在終訟道惡終此貞吉終凶之異也險在前則剛必進險在下則剛必陷此涉大川之所以利不利也

郭子和曰有孚中吉終凶非特訟者為然也聽訟者亦如之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惟德于民之中咸中

又曰陰柔則不好訟處初則不終訟故謂之不永所事

胡翼之曰訟之所興在于得理則已不可終竟其訟也

李子思曰初欲應四而二阻之不得已而有言

楊中立曰既有言則非无訟也然有應故辨易明

楊廷秀曰材弱而位下材弱者有暫忿而无遂心

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微愬而不敢于大訟

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昜收小言則昜釋所以終吉　又曰六陰靜非首訟者也

李去非曰所事而不至于永有言而不至于大所以漸塞其事也

石守道曰以陰柔居下无犯上之事九二恃其剛壯居上來犯初六初六理直曲在九二如此則可以永其事可以終其訟然訟凶德不可終也

案此爻即彖中吉終凶之義君子以作事謀始故

于初曰所事曰有言則既訟矣而不正言其為訟者謹其始不以訟為訓也初蓋迫于二之見陵而應之非好訟者也聖人因其爻義而示天下以不可起訟之戒雖微有訟而不永則始雖凶道而終獲吉者以其不永所事也

右明象占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贊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善其不克也

石守道曰初六六三皆以柔對剛不敢抗上惟九二以剛對柔不肯屈下強臣之象也敢以下訟上理之逆也而无凶悔者居陰得中知竄以自省也

蘭惠卿曰訟自遯生遯之九三來為訟之九二故不克訟則歸逋竄也

案四陽之卦在上者成遯九自遯之三來二所謂剛來而得中者也今歸三則復成遯矣逋遁之象也

右明象

蘭惠卿又曰凡言邑者措其位也若比无妄之邑人泰夬之自邑謙之邑國晉之伐邑皆是也卦有爻有位九六爻也初二三四五上位也今致災眚者乃爻之罪非位之過蓋二履居中本无過眚特以九來居之以剛敵剛乃興訟也二為遠臣大夫之位古者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之禄三百戸其舉全數乎

李季辨曰九五中正之主雖罪人不獲其詿誤者當與自新邑人非其眚也所謂脅從罔治

愚聞之曰易有累卦以起義者乾坤之後凡六坎而訟則其四也九二其坎之主乎凡一坎坤之策二則四十又八乾之策一則三十又六合三爻之策總八十又四四坎之策為三百三十又六九二為訟之主而其策為乾則三十又六之數也歸而逋之則餘策三百當三百戶之象朱子曰三百戶

必有此象今不可考然愚所聞則傳邵堯夫之數
學者也

右明占

程正叔曰彖以九二剛來得中故為中吉而爻辭
不見其善蓋爻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李仲永曰爻辭云爾者其辭危危者使平如履之
象不咥人亨而爻乃咥人凶也

都聖與曰聽訟之道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

權之故事雖直而犯分以干上是亦曲也况事之曲者乎

案此卿大夫有邑位者之訟以二訟五為解審爾則衛元咺訟其君于晉孔子為魯司寇民有父子訟者乃應此爻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此類是也

右明爻義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之訟也以爻義則當訟四五于上者也而上不應六乃歸其本位蓋二六之所居六往三而九乃居之今九歸逋于三則二虛而六可以退保斯无訟矣是以爻不言訟謂是也二乃其舊德之所食邑坎性趨下乃貞守二之舊德始在三而厲終守二則吉也蓋食其舊德則无求多之心以啓人之爭人亦不得而爭矣下卦之終終吉之象也六歸二則正應九五矣或從王事之象也

程可久曰九二之不克訟者敵剛也亦為以卑抗尊本爻之不克訟者敵順也亦為以上訟下復者自反之道改其所為此初所以其辨明四亦不失安貞之吉也

楊廷秀曰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則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而即命能自改而安貞猶為吉也

睽二陰四陽之卦其初剛柔不相雜也二陰在上則為大壯在下則為遯在中則為中孚此卦二陰一陰在下卦之下則當自遯推之是九自三降二六自二升三也夫離其位而為他人所據則有訟然二爻以歸而逋食舊德為象何也陽升陰降今乃反是宜不安其居而各欲復其位也復其位則不克有訟也二陰在中之卦則當自中孚推之是六自四而降初九自初而升四也夫離其地而據

贊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正叔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

游定夫曰訟而有孚猶且窒惕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九五聽訟之主非身有訟者也

李去非曰无所自訟而後吉則非所謂元矣

案聽訟之主所謂元也人而无元不可以為人聽訟而无元天下紛爭何所決乎此訟之所以元而吉也程可久獨曰九二自下訟之本爻為善之長

爭妻裘可也然則天下之不能无爭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有以主之也或曰君任道聽訟者人臣之事也今乃九五為聽訟之大人无乃導後世之君從事于末歟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也然人君于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事之小而不必聽者也

右明爻義

三為三褫也

李子思曰據九五之上訟勝而見尊寵者也鞶帶所以錫有德也乃今以訟取之佩之于身是識其過也終朝之閒而三褫之有所不安故也

劉氏曰九五尚焉是終其訟而以見直受賞者也夫以直受賞猶不終朝而三褫之况以曲獲罪乎聖人言此所以深戒夫訟之終凶也

案本爻終訟者也健之極訟而必終也九五尚之

于二陽有負固之意故不服約束也本爻以終訟而受人之屈服亦不足敬矣況六三猶不服乎鞶帶說本太玄周首次四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正與此爻義同

右明象占

趙氏曰初六六三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九二九四陽居陰位雖訟而不勝者也唯九五剛中正故為聽訟之吉上九剛過健極故有終訟之戒

案此卦與諸卦異葢訟之于應以其梗應也訟之于所應有應則訟伸无應則訟屈初四三上有應故或言訟或不克訟則以理直事明而无所爭辨也唯二與五无應而五為聽訟之主則不以應起義九二訟之不應則不克而逋矣或曰訟之于所應而又云九五聽訟之主何也五大君也所應聽訟之有司也有司必有大君以總其權焉其次則大司寇也

張敬夫曰六爻兩兩相訟者也以初六對九四剛柔不敵矣故初不能永所事而四亦復即命焉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以九二對九五雖兩剛相敵然尊卑之分嚴不可犯故九二歸而逋而九五得元吉焉

案此義亦可以備一說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八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四

經上篇　師　比

䷆ 坎下 坤上

師

賛曰師衆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都聖與曰凡有衆者稱師易之所謂師則軍旅之名也

林黄中曰坤三爲衆又合坎之二陰斯爲大衆矣而坎之一陽實居下卦之中五陰之衆攝於一陽一陽在下而爲之主非行師之義乎

楊中立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内一陽在上而爲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而爲之主將帥

之象也周人五家爲比五旅爲師蓋取諸易
朱子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
至靜之中又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五陰順
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
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案天子六師亦取師有六位之義大國三軍取象
於内卦而已
石守道曰五陰而一陽取其兵出於一指麾進退

一聽於將也命出於一必勝命出二三衆罔適從必敗六五用柔軍中之事一委於將也

李子思曰坤與坎相遇陰文衆而肅殺之氣勝故以師旅爲義凡五陰之卦皆然師特以一陽居二而以二體之象取義譬之草木黃而隕之時生非吾仁之死非吾殺之也夫然故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　又曰兵險事也故作易者因以坤遇坎而論用師不寄之於以乾遇坎則取象之安吉也使聖人以需訟乾坎相爭之象

而著行師之義則是敵我之間剛險相摶紛然見於爻辭而戰爭之禍無時可息非所以託訓也

右明卦義

彖贊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右明卦用

林黄中曰自訟而師下坎不動上乾變坤夫民有所不得其平而後至於訟訟而不有以正之則民有

宄而無所愬有所愬而無所直疾視其上而幸其危
亡其不起而爲亂也未之有也故曰訟必有衆起
案說卦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坤
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屯蒙之後需訟
繼之乾之遇坎而知險也需訟之後師比繼之坤
之遇坎而知阻也

右明卦序

貞大人吉无咎

困生靈故不以訓也

右明卦象

李氏曰大人主伐事者也

李仲永曰謂九二以一陽爲之主

李子思曰大人者乃長子帥師者也卦辭以大人吉爲首而爻辭以小人勿用爲終易之爲書不許託干戈以殘民槩見於此

程正叔曰吉謂必克

王景孟曰師以功成爲吉

案古者行師諸侯躬親師師然必唯有大德之人乃能至公無我然後可以正天下也自大人之訛爲丈人説者不勝異説祗見其曲也唯林黄中正之而又以爲六五夫卦爻之稱大人者皆以九未有六而稱大人者也此其疑於孔子可以王矣之言故不敢以爲九二爾殊不知此卦唯二一爻屬陽非大人而何在下而専兵者諸侯之事也能以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贊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張子厚曰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案爾雅曰坎律銓也郭景純曰易坎卦主法律皆
所以銓量輕重

鄭氏曰北方之坎黄鍾之本也黄鍾之律起爲度
量權衡故言律律者法度之所從出也

李季辨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攻誓五

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誓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也故失律則凶

或曰周以同律聽其軍聲以詔吉凶林黄中曰古者斷竹爲律吹中聲以驗氣侯輕重短長毫釐不差後世法令通謂之律取其輕重不差也都聖與曰有同律以聽而無紀律安能保其不敗亂乎吹同律者取象師律之義非師出以同律也

左氏傳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陰爲衆變兌則弱川壅爲澤坎川兌澤初六耦閉爲奇水不下流川壅之象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兌爲法敗此春秋之占法釋文王之辭者也然則九六之變尚矣

右明象占

六三師或輿尸凶

贊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王介父曰師之命貞夫一者也陽畫奇陰畫耦耦

不一者也

李去非曰二既爲之主矣三又欲尸其事是令出

不一也

程正叔曰以居二上故發此義

郭子和曰以柔居上非其材也位不中正非其任

朱子曰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材弱志
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張舜元曰坤爲大輿而坎爲輪其體下注輿尸奔
北之象也楊子雲曰輿尸血刃皆所不爲
案前說則於六五弟子之象爲當由後一說於
輿尸之義爲安蓋一陽上載有輿象疊羣陰於
上尸象二說並存以俟知者
右明象占

胡翼之曰師必尚右右者陰也

楊中立曰上將軍居右以右爲主也

都聖與曰陰陽之運自東徂西而易之六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却也韓信曰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王輔嗣曰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

右明象占

王介父曰上無承下無應不可以動之時也

司馬君實曰二以剛中能任其事是以動則有功若田而獲禽也

李仲永曰田有禽者田獵而有功謂得九二爲正應也

案田獵以除田之害故曰田田二在地之中田之象也陽實居之有禽之象也卦唯九二一陽而爻居君位與之正應故其象如此

林慎微曰易于取之小者以弋爲象取之大者以

尸以戒之雖正亦凶權不可分也

案九二衆陰之長故曰長子六三以位序言之次九二弟子也在下卦之上分九二之權者也

右明占

程正叔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

馮當可曰易言用兵必於陰爻得非以肅殺之氣乎

王輔嗣曰陰不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

贊曰比輔也

朱子曰九五以陽剛居上而得其中正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又曰水比于地不容有間

石守道曰水不可離地而行是水與地相親比也

蘭惠卿曰地處下而水性潤下天地之間相親比者无過于此

王介父曰水附于地未必聚也鍾之以澤然後聚

此比之所以異于萃也

此以二體言之

程可久曰九五以剛邁衆君以武得天下之象

王輔嗣曰五陰而一陽爲之主

此以九五一爻言也卦繼師則程說亦通

雜卦曰比樂師憂

李子思曰師比反對師之所以爲憂者聚而從事于五兵也比之所以爲樂者聚而歸附于明主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右明卦用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正叔曰人之類必相親附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李子思曰當行師之際五以柔居尊位而二以陽剛居將帥之任及師平之後則當正其上下之分

此言下自相比

案理當歸一是四說者不亦異乎曰皆是也合而觀之則吉可知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

贊曰以剛中也

李氏曰元者猶一人元良之謂也永貞者猶一正君之謂也有元德而能永正于天下者比之主也

九五剛得中而為顯比之主所謂元永貞者也

張舜元曰坤坎有原田之象

林黄中曰蒙之初初筮告再三瀆明筮貴初而惡瀆也今筮謂之原固將瀆之也與曰夫言各有當也書卜不習吉初筮之謂也又云一習吉原筮之謂也

毛伯玉曰師之後次之以比比蓋名分未定之日也一時之人以去就不明而失身亡國者多矣雖湯武之興亦然後服者固凶矣不審者能无悔乎故曰原筮 馮當可畧同

程可久曰筮所以順天也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動乎蓍龜是也

寀原以重卦爲彖上卦二陰既筮所比而吉下卦三陰又筮而後比五故曰原筮再筮以爲審知其有元永貞之德然後比之乃免咎也茍一筮而遂決後有悔焉其能免咎乎

劉氏曰當比之時臣民擇主必得剛中而元永貞者比之故免于咎

李子思曰審决而出依陽明之主則災咎何從至

又曰易以陰畫之耦主小人之道陽畫之竒主君子之道一陽之竒正位乎五凡天下之麗于耦數者皆不逃其所攝此以君子之道統攝萬有者也萃之九五曰元永貞悔亡亦此類也

案萃與比下體坤地則同而上體水澤之象亦不相遠萃唯九四一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于五言之若比下无分其權者故言之于彖義各有在

也比既吉矣又曰无咎何也吉以比者而言无咎以比之者言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贊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李去非曰人之比者阻于坎險故不寧

楊中立曰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順從于五方來之象也

李仲永曰夫謂五後謂上也

背方衆陰比乎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背而去之之象

毛伯玉曰凡居五之外者類有自外之意其位然也　又曰爻之分爲六彼我之詞也自五陰言之則去就不可輕也雖原筮不爲无斷自九五言之則不寧者並來而後服者凶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

王輔嗣曰比復好先

二內則由衷之誠發于其心猶酒醴盈于缶中非外也雖无正應五必應之正應者非它也非正應爲有它

都聖與曰缶以土爲之坤之體也

或曰坎之六四用缶何也曰水由地中行凡坎之陰爻則坤也

蘭惠卿曰易之言有孚者二十又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五非初之正應故謂之終來

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已者也

劉氏曰比必以信不以信則比而不周矣

李季辨曰有比乎人者有爲人所比者然皆以信爲主當比之初故兼舉其義

耿睎道曰有孚比之言比乎人者也終來有它言爲人所比也比之六爻皆以比五爲善故爻義如此比于有孚之人僅可免咎比非其人則咎矣終來有它以孚之盈缶故吉

右明爻義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贊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趙氏曰自內以比于五非五之求比也

李子思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而之外出而應乎上者也　又曰比之世衆陰莫不求比于陽而二爲正蓋正應故也故初謂之有它而四謂之外比

郭子和曰九五比之主六二正應宰天下以比五自内之外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而有不有躬之象者蓋蒙與比異道而二與三異位義不同也

此說近之初比二以達于五故二自内比初以比五也比之與初六六四比之同義初二兩爻皆以相比應五爲象者比道貴先二爲正應皆比道之善有事君以人引類之義衆說支離皆

不足據

右明象

王景孟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于比者爲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于比矣五比之主二其應也隂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上下相比以正所以吉也

蘭惠卿曰二五中正相應道合志從非枉道茍合者也

案陽以上復為貞陰以安下為貞況得中而位當
又為正應也
右明占
六三比之匪人
贊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蘭惠卿曰不中不正下之六二上之六四遠之上
六本爻所與比者皆小人之黨也
朱子發曰與否之匪人同義

棄于不善者也使所比之賢猶可夾輔正救以爲
善今介于二陰之間所比又非其人上有剛明之
君无階而親比之其困而无與爲善者與蒙之六
四同義

右明象占

六四外比之貞吉

賛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李氏曰内舍于初而外比于五

都聖與曰二與四皆比五者也二自內卦之外四
自外卦之外此爻辭之所以殊
程可久曰上承于君得其所比故貞吉
王介父曰四宜應內者也內无可比而比乎外亦
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位當故貞
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于內而後爲
正也以柔德居陰位以臣比君皆正也一陽爲主
位乎天位不論正應

朱子曰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距往者不追雖私屬亦喻上意凡此者皆吉之道

案逆來者逆背去者順來者不知已欲殺之而不避去者知而逃之者也不知者舍之閱其適相值也知者取之以其无所逃焉命也此成湯祝網與孔子弋不射宿之意若夫邑人則喻王者之心熟矣故不待告誡也

右明象占

案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也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也乾姤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矣上爲一卦之首衆陰歸于一陽一陽獨尊宜在上也而乃居五上反爲陰故曰无首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張舜文曰主乎一則專分乎二則惑伍必有長率必有正居必有屬行必有隨未有師而无帥者也兩國有胥命而王道闕矣衆國有同盟而霸業衰

矣比之无首其何以相統治乎

李氏曰雜卦言比樂三傷而上凶者蓋三之所比

者非其人而上則失其所當比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卦言其材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爻言

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

蘭惠卿曰乾之六龍沈潛剛克无首則吉比之上

六以陰居外无首則凶

右明爻義

趙氏曰易中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焉唯此卦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于五爲吉

劉氏曰二應五四上近之故皆言上下之比初與三止言敵者之比

案五陰唯三上爲凶三欲比陽而不能上本比陽而自後也